

泰西新史攬要

泰西新史略卷之十

英國馬西元本  
李提摩大譯

上海蔡爾康芝絳述稿

國英

教化

第一節  
教化之實

亘古以來，變化世界之大經大法，惟有廣行教術，斯爲無上上等。歐洲歷代雖已設教，乃至此百年間，而更臻極盛。當教會士人初到遠方傳道之時，歐人多藐視之，謂以區區一小會而欲變化諸大邦，多見其不知量耳。其不甚崇信者，則視爲無足重輕。任教士之或去或留，不之顧問。豈知大德之士傑出於真積力久之餘，彼此皆不謀而合，不約而同。甲會出一二人，乙會出二三人，或往印度，或往中華。到華之第一教士名曰瑪利其傳教旨，誰命之？一千八百年前，救世主命之也。既命傳教於萬國，雖拜神者人多於鄭隨，在宜勸改歸天地之主宰，以了仔肩，是以之數人束

裝而出心念萬國中，人雖有或信或不信之殊，而終必有相率歸依主宰之一日。噫，似此絕無僅有之宏願，豈近百年來諸大事所能比擬哉！夫以上天之心種於人心，此真教會絕大事業也。外此卽有化民成俗之良法，舉不能望其項背。況乎積年累載，果能奉行不倦，世界獲無窮之益，尙非目前之所可比乎。

英國教會中人初定傳教遠方之主見，告之眾人，皆掩耳而不欲聞。一千七百九十五年<sup>乾隆六年</sup>，蘇格蘭教會中有數士決計撥捐公款，以助人傳教於遠國會衆，皆謂我徒衍教法之真傳，自是分所當爲之事。然數萬里梯山航海，未免駭人聽聞。且有一人笑之以鼻，謂之教人侈口而談，有類於熱病發狂，其所擅場者，大言不慙耳。豈能擔當大事哉！又有一人曰：此種驚天動地事業，非圓顛方趾之論所能希冀，苟欲行

第三節  
西列下印  
度教款

之必求諸天庶乎其可。又有一人曰：儻國會科捐以助遠遊之費，恐有礙於國是。總之持駁議者十人，而九事遂寢。哈騰者，蘇格蘭富室也，樂善不倦，聞教善士之說，獨居深念，輾轉經年，慨然曰：傳教遠方，天有顯命，若困人之多言而憂足，何以立人世？且何以副天心哉？遂於一千七百九十六年，歲慶檢其財產，盡鬻於人，挈同志之二友，數金襍被徑往印度，先具稟於英國駐印大商局，請俯准在印度行道。大商局不許。

傳教遠國之意，本非起於蘇格蘭教會。英倫賚賜德府，漫禮會今在中華又名復元

會，小孔拜堂教士賈利，篤信少年也。幼時家甚貧，欲讀聖經而爲教士，其父母無以供束脩，乃先學爲靴工，博得蠅頭節衣縮食，而以其餘力讀書。賈利質本聰明，而又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會不數年，聲譽漸著。即有人延之課讀，其子弟賈利於舉此坐擁之餘，仍肆志於簡編，踰

年升爲講堂教授，能聚漫禮會中人，循循善誘，而心中常如有所失，默念天地萬物，皆造化主宰而安排之，乃離英爲暹，諸國共向諸神，竭誠膜拜，無異敬天，是不以主宰爲主也。國有二王，必多難，脫世有二主，其奈之何。久而久之，結念日深，遂恒覺有天命之諄諄，以遼適異國爲當務之急。然猶豫者垂十年，邁征之志，徒殷夢想，聞當以其意商諸漫禮會中友人，友人間所未聞，遂皆嗤爲染有心疾，不知賈利之心，既定不特百折不回，且教授生徒之際，益復剴切敷陳，一若天下事無有再急於此也者。又念本會諸友，雖不信吾言，他會必有同志，旋著一書述明本意，到處分胎，於是漸有人稱其所論極合於理者。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有與賈利志同道合之數友，聚會於克德林府之會堂，創立勸化萬國主會，查法國拿破崙皇擾亂歐洲二十年，此爲絕大之禍。

不意區區數寒士先拿坡崙而造絕大之福奇哉會既立矣宜轉純費

數寒士竭誠底之智合成英金十三鎊有奇以尋常市價計之約合華銀五十二兩有奇旋立

浸禮教化會爲傳教遠方之鼻祖今會中每年入息多至五萬鎊合華銀二

十萬賈利始願不及此今及此豈非天乎按此該總西先生著書時之數今再釐譯當時相距僅五六年已增

至每年入息七萬五千鎊矣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賈利附舟而往印度實爲浸

禮會中往遠方傳道之第一教士又在哈騰破產遠遊之先印度英大

商局開之遠下逐客令賈利正在惆悵之際印度有屬邑曰隔辣按此即英屬美屬國在

者丹麥國人於此租得一隅地諸事由丹官教學中國之天津上海等處

設立租界相似既聞賈利遠來因請教化民人其意至善何故不容遂特許賈

利居其租界英大商局無可如何也賈利得所棲止則大喜其疑英印

相去數萬里言語不通彼此格襟鉤翰豈能默喻不知賈利天性好學

其爲晚王時已通數國方言，居印之日無幾，又通印度本加利省之語言文字，卽取聖經譯作印文，惟印度一國有數十種語言文字，彼此絕不相同，不若中國各省土音雖異而徧地同文也。欲教印人誠非易事，乃賈利苦心孤詣，於二十年之中與同教數友譯出印文聖經凡二十一種。

一千八百二十五年，道光五年歐美二洲大教會已各訂立規模會中諸友，既抱教化五洲萬國之宏願，皆謂茲事體大，幾有窮年莫究，累世莫殫之勢，然使半途而廢，不免大負初心。於是各在本國別立書院，請好學之士入內讀書，俟其所學有成分，往各國闡揚至理，至遠遊之費皆由耶穌教會中陸續捐金，歲取其息以供支用。○近來舊約新約各書，不但各大國文字無不全備，甚至從無文字之冬荒島亦爲搜其土音，創

造文字以合經文而教士足跡所到又必著一同文字典及作文法程  
以便後學後之欲傳教於其國者篋中備有此書絕不虞其扞格矣  
教士初往一國往往備嘗艱險或更因之而喪命然其志終不稍衰雖  
如坎拿大苦寒之境赤道下酷熱之鄉與夫印度國全境與非利加洲  
南角各士人太平洋中西印度黑人雖人極蠻悍而無亂地極寒暑之  
不調亦皆有傳教之士托跡其間蓋謂若輩習於爲惡以無等之爲善  
者耳我輩惟竭誠盡瘁以與之更始彼各國互相吞併之心必漸變而  
相助相友以共學仁愛之天心也及英國與中國立通商之約約教會  
中人卽有至中國者既而至日本國又至阿非利加洲西岸教而日教  
化無知之黑人總之基督教所至之處必教之以有益之事其大有益  
於人者在此英國派出之教士約一千人每年需英金六十萬鎊合華銀二

百四十  
德法等國派出教士四百人年費英金十二萬鎊左右美國五  
百五十人年費英金三十萬鎊統共耶穌教教士之分往遠方各國以  
教人爲善者約及二千人教會年費英金約一百萬鎊按此二十年前學  
一倍不止矣其心務欲使普天之下無一不受教化之益而後已其事之大  
直與地球相埒然辦此大事者僅此二千人但觀其外似覺不敷分布  
也

欲救萬國之人使之同歸一真正宰而彼此相待如弟兄實爲天下大  
莫與京之事非一時可告成功故自賈利哈騰諸人創始以來將及百  
年不過樹之根莖耳然觀其所作之事則繫於後來者良非淺尠則百  
年以來不可謂爲過久試以南太平洋中之哈唯島即華人稱爲  
和香山者言之  
距赤道度數不甚遠由哈唯而南凡海程一萬五百里中海島星羅棋

布多至不可紀、然即哈唯一島、歐洲人亦初未知之也、一千七百七

十八年、乾隆四英人苛刻、乘坐兵船、往探南洋羣島、甫至哈唯、即爲島

人所戕、但哈唯島、即檀香山之水土、美至不可勝言、默坐思之、直如世

外桃源、令人神往、島民環山而居、其村莊之外、有樹名曰饅首、採饅首

而食之、即已果腹、無取乎耕稼之勞也、又有樹名若、苦上生、物、如果

果中有甜水、吸之、已消渴、吻、無藉乎鑿井抱甕之力也、苦樹之皮、可績

以爲綫、則漚麻、漚管之詩、可從刪矣、其枝可編成小籃、又可爲釣魚竿、

則斷竹、續竹之歌、可無作矣、其枝連葉、可代瓦片、以蔽房屋、不愁風雨

之漂搖、則陶旂一業、可無習矣、有草曰酒草、其根有酒味、食之、令人醺

然如醉、則劉伶舉卓一流、可莫漫惑、沽矣、果中之柑、花中之吉貝、茗中

之架啡、俱極暢茂、直可不煩經理、而屢屢豐收、又有漆樹、顏料、樹、以粘

膠而染色、海中之魚、其鮮可食、彼揚師漁父、諸人可安坐而食矣、而又山明水秀、足以怡人情志、悅人魂魄、此種世界、誠使居其中者、與人無求、與世無爭、天下而無神仙也、天下而有神仙、當亦不過如是之樂耳、乃世情顛倒、竟舉洞天福地之勝境、昇披毛帶角之蠢奴、當苛刻之甫到也、但見島中人捕魚屠狗而生、啖之、掘地得酒草根、入口大嚼、遂終日在醉鄉中、當祭神時、擒其平日之仇人、殺之以實鼎俎、幾若習為故常而不之怪、此飲食之惡劣也、若夫男女之事、亦人生大欲所存、乃島人不知夫婦一倫為何物、混亂錯雜、任意淫媾、分毫不知羞愧、直與禽獸無殊、故島中婦女、懷孕生子、不知孰為其父、而其最毒之俗、不論子女、僅三人而留其一、其更有所生者、孩甫墮地、卽啜而死之、或生埋之、此男女之惡劣也、島中人既可事事不勞而獲、則豐衣足食、飽煖而思

淫慾或亦事理之常豈有不飢不寒而尚起盜心者乃島中人貪心孔熾竊盜成風苛刻之兵船泊於海口被竊他物情尚可原不圖船底所釘之銅皮及其鐵釘亦被全行擣去其他荒謬之狀大率類此而島中生齒則緣三丁留一之故亦復年少一年矣○檀香山既與他國通往來數年之後自知昔日所奉之教全不足恃島王下令曰本島中歷代所奉之神今悉不可崇奉遂投無數神像於海神廟亦悉毀之自今以往毋許殺人以祭神犯者罪不赦於是舊教全廢但迄無新教以彌其缺其時島中人竟似絕無教化也者一千八百十九年（即光緒二十一年）美國撥惠登府教化會派數教士乘坐夾板船而至哈唯島島王款接甚殷惜其年少嗜酒猝不能偕之大道耳惟數教士已幸見容先學其島之語言繼乃不憚口齒之勞以教島人島人本不知文字爲何物而島王忽

發讀書之興、教士卽爲其師傅、島人聞風興起、亦來求教、負笈者日衆、又閱數年、島王令島民每閱七日、必停工作一日、以學道而行善、於是漸有人知受禮、知入教、島中有一酋長、生平以戰鬪爲樂、被人加兒戲、際化得聆教士之訓、痛自悛悔、卽日亦隨衆受禮、而爲基督教中人、夫以酷嗜殺人之酋長、亦知悔過遷善、尙有何人、不堪就範、教事由此日繁、初往之數教士、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美國教會知之、更派數人前往相助爲理、遂造禮拜堂、設學塾、知無不爲、爲無不盡、回憶互鄉俗惡、曾幾何時、而全島之人、皆入道矣、夫婦之大倫立矣、禁酒會亦遍於島中矣、島人三分之一、皆入塾讀書矣、蓋前後相距凡二十年、雖歷代相沿之敝俗、間或有潛自守之者、改革良非易易、然究竟自新之人、多於洗心革面之人、是以舊染汚俗、咸與維新、各有循規蹈矩之心、自無

作奸犯科之事况又能各勤職業絕少貪喫懶做之人始歎造物多情  
不任山水清淑果愈繁殖之鄉終淪於俶蟲之腥齷也既而入塾之讀  
書種子能向書室中購取書籍以教其幼子童孫愚夫俗婦美教會中  
人咸謂而今而後島中人可以自相教授吾事舉矣可告無罪於昊穹  
矣誠爲屈指計之蓋自教士入島以至此日僅五十年耳所糜之金錢  
僅二十五萬鎊耳夫以二十五萬鎊之英金製造一兵艦尙意然嫌其  
不足而以之教化檀香山全島竟沛然其有餘則信乎教化之可貴也  
○檀香山人向僅知全島之中惟王爲貴王之政教號令不敢不從若  
有人語以舊法之宜改則皆掩耳而走救世教按西教有耶穌天主之分  
而總名之曰基督教亦曰  
救世教又有復原教者則耶  
蘇教中諸善士所新立者也中人既至爲之改政事立法度仿泰西議院之  
制以定規模務使他日不能驟廢而後已檀香山王所屬各地本有酋

長以分治之教士又創爲聚議王都之法聚各地酋長每年商議國事  
一次初聚時王必頒發手諭聲明是年應辦諸事俾衆議其可否然後  
照行教士旋又代造國律無論君民上下皆奉以爲準繩王更降諭畧  
言纒自今本島一切政事不彀惟按律而行無稍偏越汝等民人若不  
以身試法永無懼人擾害之一日於是治國之法肯定卽教人之法亦  
定各地皆立教堂學塾悉仿泰西諸國章程甚至泰西人創造新法不  
許他人仿造之禁亦復援照辦理則其他可知矣○檀島雖產棉花而  
質不甚佳教士給以花種而教以植藝之法花旣成熟則教以紡織之  
法此爲衣被蒼生計也島中地土頗宜種植甘蔗而人皆不解製糖教  
士亦教之以溥美利島人無禮貌則教之以謙遜和藹漸革澆風纒更  
教以修橋補路之善政纒又教以設立報館之良規纒且徧教以百工

之技藝於是區區一小島亦可與諸大國通商一千八百六十七年

六 進島客貨計值英金四十萬鎊

尋常物合華銀一百六十萬兩

出島土貨如糖如架啡

如藕粉如木植如牛肉牛皮之類共值英金五十萬鎊嗣後更益繁興至國家度支所出年需英金十萬鎊本尙多所匱乏豈有餘資以振興國是及一應新法乃籌借國債於他國凡得二萬五千鎊始得暢所欲爲島中人亦咸知奉令承教之可樂說者謂似此絕好地脈絕好風景若使救世教中人裹足不至則何以各迪新知而各漸舊習哉且救世教既至治國有法庶事不虞叢脞而慶振興又能去殺勝殘使小民得享太平之福於是昔日窮凶極惡與禽獸奚擇之妖徒盡變而爲敬天愛人彼此相助且與他國聯爲兄弟之善士則信乎教化之難能而可貴也○南非洲土人種類甚多有曰籠耶鴉拿者秉性則凶悍無匹作

事則乖張絕倫而又喜與人鬪以殺人爲樂事遠人遊歷而此恒遭毒害雖有土產絕不願與他國通商且歷代未聞教化不知敬天不知愛人亦不知身後之有報應徒以狠戾相恣肆而轉自誇其能當泰西初創教化會之時倫敦會友特請慕法教士偕同志者數輩往教籠邱鴉拿人小住經年幸免戕賊然無一人樂從其教慕法等聒而與之語仍如風過耳邊毫不加以體察勸之入禮拜堂靜聽宣講衆更悉力拒之慕法等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忽有一人入堂聽講慕法贈以吸食之黃煙其人大喜而去傳述於衆來者漸多然皆爲吸煙而來既無禮貌豈肯就教中之範圍慕法等舌敝唇焦宣揚至德要道而衆人則視以爲演說故事教堂一如劇場冥頑不靈已可浩歎慕法等携往菜子種於後圃菜苗茁茁慈蔚可觀若輩乘招之使來之際盡數窮糶而去慕法

等携去之種地器具忽徧覓而不可得知亦遭若輩之竊矣慕法等以灌園之故塍邊開一小溝若輩則潛掘溝外之地泄而涸其水慕法等所畜之羊或爲竈邱鴉拿人戲弄而殺之或更驅羊入山以飽虎狼之腹種種蠢惡構難宣說者謂似此天生劣質教術將自此而窮不知慕法教士度越尋常發憤忘食者數年忽有轉機至一千八百二十八年道光年道光年光隨邱鴉拿人多願入禮拜堂而變其昔日狎視之態彼此皆潛心靜坐細味慕法所講之語慕法先已爲之創造新字至是則救世教之聖經亦已譯成土語即按其口吻而教之查竈邱鴉拿人從前不但

不識字亦未見字今聞慕法之訓衆皆急欲讀書即有多人願從教誨從教之後始自覺向者之骯髒又知裸裎相對殊不雅觀遂改而習於潔淨衣褲亦各整齊若輩所居之房舍本有檜巢營窟之風且席地而

坐團坐而食撲拙不可嚮邇入教而後又效教堂之法以築棟宇以製  
卓倚又極羨教師耕田之犁肩水之車及諸農器謂勝於吾家所固有  
者治鐵伐木較相仿造凡粹不能學之物亦願購之他國曾不數年八  
口貨價約值華銀一百萬兩悉以土貨易之以迄於今隨邱鴉拿一族  
人幾已悉受教化到處設學塾以教子弟議立書院以教成材慕法  
等又不憚辛勤自充掌教俟其能轉教他人而後卽安既而土人之姿  
質聰穎者果能舉學成之有益於人諸事轉教土人甚有以所知所能  
推而廣之於鄰境者且語鄰境之人曰凡自遠方來者皆吾朋友不必  
豫存疑畏之心夫遠人之來非害吾也利吾也蓋至是而隨邱鴉拿人  
已化其惡俗而爲善士更能勤於工作盡力於南畝通商於他國深知  
以有易無以羨補不足之理而慕法之能事畢矣○教會所成絕大事

業不第哈唯一島冠耶鴉拿一族已也其最著者尤莫如印度在印度所立之教會多至二十五門其意欲舉印度全國之人而悉教之故歐美二洲之教化會延請教士六百餘眾分道揚鑣各司教育并使業已受教之印人充協理掌教事務庶幾印度全國中林林總總之僑胥歸於一以貫通之大道近二十年中各教士所立之印書局印成聖書三百萬部新學塾通用書二千萬部或贈或售悉已散之四方矣查教士初入印度之際有人以爲似此大國欲憑一人之口以變滄海談何容易况印人非未受教化者比也歷代相沿之舊教已有二千五百數千年知有神之當敬知有經之當誦而又自誇爲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較之新教更爲可寶豈肯改絃易轍以就我之範圍然教士曰吾輩讀其歷古留貽之經典未免有虛無杳渺處印人誠受其惑

而未由自解耳。今惟教之以實踐之學，必有能聽之者。於是習其土語，將救世教之真諦，孜孜矻矻傳授於人。旋有人言印度爲我英之藩服，不若教以英文。庶幾印度書塾中學者，不但精通已譯印文之書籍，兼能讀英文之無數書籍。一千八百二十九年，道光英國北境蘇格蘭省名師鄒福至印設教，以爲教印度人最捷之法。莫如以英文爲主，儻使因陋就簡，專教印文而不兼教以英文，則救世教之道，泰西各種之新學，印人萬難德喻。於是都福決計立一書院專教印度高門子弟。閱時無幾，書院鼎盛，讀書者英才濟濟。直如桃李盈門。諸教士亦漸步趨都福教。印人以英文數年之後，英國總理印度大臣奏報英廷云：都福教士爲印度第一名師。他人卽有奇法，均不能望其項背等語。屈計近五十年來，印度少年之讀英書者日衆。夫使但以印人能通英國方言而

論似乎不足爲奇而不知卽此一端閉繫於印度者實無窮盡故已有明白事理之人知先世所習諸經典無憑之語搖筆卽來宜共束諸高間又念舊俗之宜革者如溺幼孩焚婦婦之類互相做戒無得故智復萌○印度俗尙之最劣者莫過於土語相沿之喀私德何謂喀私德則畧如中國兩晉間之顯分門第而又過之印度分一國之人爲四等而每一等中又分無數等其等既定自鼻祖以迄耳孫與異等中人有相悖而無相合其不通婚媾者無論矣又甚者不能同席而食其不能同治一事者無論矣又甚焉者竟至授受不親於是同隸版圖之男女如區分疆域之寇讐有欲破喀私德之舊例而相與通融者直似勸令不敬其祖宗也者教師旣至見其國合而人分窒礙之事必緣此而漸多因竭力以勸印人曰凡學改主耶穌之所爲者視天下之人皆吾兄

弟豈有明係同國而反如陌路且直若仇讐者印度奉教之人信之故  
向列上上等之波羅門一人遇同教有德之士卽使其人平日列於  
下下等亦當親遞以教中之酒盞彼此皆不許託辭遜謝總之印人略  
私德之例諸事一無所便馴至大有害於國而後已今幸印人已漸有  
知之者矣○印度視婦女爲下等人故生女而不之教及女旣嫁而  
生子女則雖欲教而茫然不知所以教教師曰凡人不教女實害男其  
使女子悉入塾讀書也便今印度教女之事亦已漸相效法更多有能  
讀西書者欲聘妻之男子必先問某姓閨秀曾讀西書否其未讀者相  
攸往往不諧說者謂男女二人若皆能讀詩書則切磋琢磨以夫婦而  
兼朋友豈不甚善故教師徧印宣講真經不但教男子且教女子初有  
泰西女教師分赴印度大小各戶教其閨秀讀書今印度閨秀亦有學

業已成而可充教習者○印人既通英文凡英之道德學問法程遂遍  
通於全境新學校既如林立尙復有加無已印度雖爲古國當未立新  
學之先數千年如在夢中今則如夢方覺矣偏地之人爭欲學習英文  
而英之法程印人又爭相羨慕此學問及法程之益也若論道德一門  
亦各求勝於前印君曾言於衆曰西國教士舍己芸人不殺初視爲無  
足重輕乃教士一至某地某地卽蒸蒸日上一切有益之事皆緣教士  
而定根基似此明效大驗宜乎有識之上交口稱之也○教士至印創  
造大事爲時雖暫而其苗已見溯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咸豐二年印人奉教  
者僅十二萬八千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增至二十一萬二千人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同治十一年又增至三十二萬人按以此數而論則教世  
教之在印度猶未大興  
也教士以善心行善事非求專有益於奉教之人而欲使印人遵一統

之大教必先使自知其舊教之有欠缺者何在、不能服萬國之人心者、何在、始克毅然決然歸向一真正主宰、故各教士於未曾奉教之印人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下手工夫所費不鮮、然此下手工夫亦非空費光陰也、印度未曾奉教之人雖多至數百兆、而既深通西學即知古教有某某事不克服他國之人心、他國智士既不肯聽信吾教則必吾教有不可憑藉之事、由是而改奉西教、卻在意計之中、故教士之工夫教人之階級也、迨至棄舊教而從新教、即沾利益於無窮、安得不佩服弗諉哉、

且教化會之效驗、豈第如上云云哉、必欲一一敷陳、雖著等身之書、亦恐尚有遺漏、今但述此一二事、以例其餘、人之閱之者、知其於此百年中所作所爲、良非小補、而況從此以逆料後事、必更有大於此者何也、

成此絕大事業者、僅數人也。夫昔僅數人而成絕大事業、今已有數千萬人、四出傳教、安知後此之效驗、不亦較之昔者、而多數千倍、數萬倍乎。若更由千人、萬人之數、遞推遞廣、遞進遞遠、效驗之多、不更如千倍之日、至可坐而致乎。異日者、萬國之人、必將悉歸一真主宰、必將共體上天救世之心、合異國爲同氣、人世既永享太平之福、又必將懷永生永樂之奢望、於是教化會之大願、無絲毫缺憾矣。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一

英國

馬禮遜西元本  
李提摩大譯

上海蔡爾康芝級述稿

善舉

第一節  
行善條規

英國

歐洲列國近百年來之善士皆以濟貧蘇困爲當務之急蓋於救世教  
救人之本意浸灌滋潤者深矣所惜中更多故日尋干戈殺氣寔盛善  
氣寔衰氓之蚩蚩仍抑鬱而無所控告然猶幸百年之前往往有學道  
愛人之君子剴勸各國君臣上下宜以學道植其基救人徵其效是以  
好善之心類皆固結而不自解昔有英人黑淮德聞各國禁錮罪人之  
監獄以嚴密之過流於暴虐乃不憚修阻不畏褻瀆遍查各種苛待囚  
徒情景旋徧謁各國君王剴切敷陳婉轉勸導各國君王皆側然有動  
於中許以改從寬典一千七百九十六年

嘉慶元年

英吉利國善士惠被福

施立一善會名曰保養局英主嘉其立意之善亦賜金以助之查保養局之章程凡民人之不能營房屋者局中教以陝度築削之巧俾之百堵皆興知各鄉落小民不諳磨麥之法則爲分設磨坊而食皆精潔矣鄉僻間倉猝購物而不能得則分設小肆以便取求英地苦寒則每屆嚴冬分設粥廠以賑極貧之戶并豫備煤火許貧民向烤以取煖其他種種善事未易枚舉而亦有查驗監獄之意深憫囚徒之蹈刑章者歷受無窮苦楚因而奏請從輕辦理其時英大臣羅米禮亦言英國淫刑以逞殊干造物之和宜從而末減爲是可見獄囚之宜恤固衆口一詞也各國善士又聞曉黑人而奴畜之者幾致視同牛馬苛待萬狀亦亟思設法以救之○英國平民久戰於外多失其慈善之本心易而爲狠鷲之毒念卽當承平無事之日鄉黨朋友偶按睚眦之怨輒羅羅而欲

試甚至朝廷之上。用人行政。鄉邑之間。濟困扶危。本皆分所應爲之事。乃意同而法苟不同。亦卽相視如仇敵。孔子所謂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者。殆卽爲若輩頂門鍼。歟。一千八百三年。嘉慶八年英大某公卒。跡其生平行事。本非英民所喜。今旣謝世。宜若可釋然於心矣。不謂出殯之時。竟有舉死貓而擲其棺頂者。又如某甲某乙。偶有違言。卽彼此設計以相傾陷。旁人於甲乙二人。雖屬並無好惡。然坐視其互相加害。而以爲理應如此。嗚呼。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英君有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心。宜乎英民增殘酷之心。絕慈善之心也。○各國罷戰而歸。烽煙漸熄。救世救人心跡。又漸流露於日用事物之間。其同行一善事者。雖或立法參差。而念各行其道。殊途同歸之旨。彼此皆式好無尤。當是時也。英國民窮財盡。流離載道。善士思設法救之。各府州縣皆有善

堂英京中多至五百所每年收樂捐行善款項在英金一百萬鎊左右  
蘇格蘭省在英倫之北其省會曰愛丁堡善舉之多尤難能而可貴愛  
丁堡城中有一極大醫院妻人子染病即可報名入院院中既有聘定  
之良醫爲之施治又有侍疾之精備稱深調水斟寒酌煖較之父母夫  
妻子女之關心幾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必既瘳若任令急於回家恐貧  
病交迫之身失於調養或致僅疾復作新慈迭生也愛丁堡城外又立  
一調理病後貧人之公所其中房舍既甚修潔且飲食衣服無一不備  
俟其病體復元然後遣歸至入院就醫而實無從施治者當其一息尚  
存爲之別謀安頓又遣耐繁善辨之人朝夕追陪以慰其心務使病者  
忘其將死凡事亦隨其心之所欲唯立辨又有生而無依之嬰孩則  
設有嬰堂以收養之所僱乳母皆令視若所生苟漠然視之者則弗僱

也。嗚呼！跛躄斷者，侏僂不特百工，皆以其器食之。且設殘疾院以養之，其何應周到，取求方便，皆在家所，萬不能得之事。又若不願入院就醫之病夫，但使報明善堂，卽有醫生就其家中診視，并給以藥。其貧婦之臨盆者，若使伶仃孤苦，無人照料，則有治產堂二所，到堂呈報，卽刻撥人前往，俟至小兒墮地，產婦無恙而後返。且天下治病之善堂，大都專恃醫藥，而不知此僅得半之道耳。愛丁婆又有二善堂，延請女名士專教婦女以待疾之法。一年半載後就學之婦女，雖非精通醫理，而使侍人疾，既善調護，又善應酬，何時應伺，何物何病應用，何法亦復斟酌得宜。病夫過之，獲益良非淺鮮。要之以上各節，無論爲創立善堂之神董，爲伺候病榻之男婦，皆特於好善之誠，並無一毫私意，甚至有豐衣足食之人，亦願不受僱值，而甘心執役者，嗜難矣。

英國迎旅中多有不法之輩，藉人落魄，其何以堪。厥又有好善之人，開設客店，如中國所謂小客棧也者，使良民有所棲止，又有徧察貧民之疾苦者，不拘定格，隨在設善法以救之。人有格外栽培貧病者，不但顧念病軀，竭力慰藉以解其纏綿床第之憂，且察其所欲所乏之物，先意而贈之，衰翁遺孀之不免飢寒者，昔日小康而今中落者，堂中皆有以安之，又有其大善上，建教會之囑，立一善堂，專養奉教之老而無依者，若嬰若嬰，若啞，又別立一院以養之，其年少者則教之以力所能爲之事，俾有恒業，以免阮。其常遊之歎，又若早失怙恃之男女孩，則有院以教之，養之，更有遊寒，所一區，凡窮無立錫之地者，咸許夜宿所中。○是故英國他省善舉，不必一一論也。即以補人生長之北方蘇格蘭省會愛丁堡城而論，各種善舉，如上文所云者，已屬仁至義盡。況此外

又有一公所專養流寓於英無所依傍之他國人又有一平糶局過歲  
歉而糧貴之際轉運他處糧食平價而沽市僧無所用其居奇然要之  
皆僅救人之身耳人心陷溺日深救之尤不容少緩藉非然者幾何不  
因貧而習於下流哉是以無依之男女孩送入善堂留養後卽有善士  
教以百工之技藝教以學爲馴良孩年稍長或當天雨時派在路旁代  
人洗刷糝泥按英人穿草履行泥濘中不免沾濡沿路恒有穢字代爲洗刷而情詞亦謀生而兼習勞之一策  
也察其交性似好爲弄潮兒者則薦之於船舶之中似好爲扒泥掘地  
者則教之農事善堂有地可耕不必另起爐竈也蘇格蘭省會主持教  
養者皆天姿明敏之善士務俾孤雛弱息皆爲有用之材又婦女而至  
墮入娼寮賣香粉之地獄也厥有善士勸之速離火坑仍現青泥蓮花  
身而爲創一院以居之此外更有數善會善士專出入於牢獄中凡緣

案監禁之罪囚過加罰勸其改過遷善或爲之代覓枝棲足餬其口而滌其非心又若戒酒會者蓋憫英人多耽麴蘖漸致赤貧因隨處勸人入會超出於茫茫酒海中也○揣諸大善士之用心不但救人使不犯罪且又多立教堂勸人學道有名聖經會者專刻印耶穌立教之寶話或素手以貽之或賤值以傳之有名善書會者每年分送善書以數百萬本計仍有一會捐贈教士束脩請其分赴無暇聽講之貧戶以傳道而救人○又有既救身病卽救心病者貧病之人入醫院儲求療治有良醫以施藥餌旋有善士以進箴規當其伏枕呻吟教之更勇爲力而各教士於各自措資以救一方貧民之外更以敵天而學善生存可冀平安百年後又有至樂之說感動其心每逢安息日期卽禮拜日奉教之男婦數百輩分赴會堂宣講古訓選貧民之入堂者更格外殷勤而親

救之○英國各大城鎮善堂之多與蘇格蘭大同小異要皆以救苦救  
難爲第一本義泰西各國亦有同心宜其風俗之蒸蒸日上也顧滑鐵  
盧大戰以前雖見其端未廣其緒乃至此一百年中彌綸之善氣日充  
塞於歐洲且尙浸淫空裔而不知其終極此豈當時意料之所及料哉  
或謂歐洲坐擁多金之子豈無但知有己不知有人者或善緣有時而  
窮歎不知凡若此者自正人君子觀之皆自笑存之而鄙夷不屑道者  
也其所津津樂道者惟殫心竭力好行其德以裨益於人民之善士蒼  
蒼在上必有彰善極惡之一日終亦不外於此○總之身列清流者斷  
無不急於救人之理而且相觀而善相感而興日進無疆不可限量昔  
若人善人黑淮德記其編查各國監獄之情形勒碑於英國大禮拜堂  
深歎向善之難乃就今日以衡世道深喜向善之多尤願有道富家樂

爲設法以救貧而多難之黎元吾知人傑地靈苟無有藹然不振之氣  
象矣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一

英國馬德西元木  
奎提摩大譯

海蔡爾康芝紙述稿

印度

西歷一千五百九十三年十一月英人施蒂芬森初登印度國西偏

第二節  
大商局  
始

海岸見其富厚饒裕之象為意想所不到民情亦甚馴擾默念我等英人若與之通互市獲利當必不貲因英後以其所見於印者著書一帙中有云印度有金有珠有綉緞有象牙有香水之類且甚充美英京貿易中人聞之創立通商印度公司招人入股以冀集資本收多財著實之效不謂時閱六年僅收一百一股合英金三萬鎊尋常市價約抵銀二十餘萬兩且尚有悔於厥心欲索公司還其股本者然勇往直前以求公司之速成者亦頗不乏其人一千六百年明崇禎二十八年奏明英

女王以利沙伯准立印度商務局，遂與印度通貿易，其始獲利雖尚不  
菲，祇以資本無多，時虞掣肘，更有船貨俱沈，本利盡歸，自有之險，似未  
能目為利藪。然觀其氣象，則殊有月異而歲不同之概。故入設者漸多，  
商局總辦得所藉手，又設分局於四大地，年中入息，已與諸國皆闕而  
豔之。如和蘭、如葡、如法、如西等，各商人皆紛紛接踵而往。又有商  
局以外之英商，私往印度貿易，例亦在所不禁。乃商局巡邏得之，科罰  
重，余勒令回國，未免倚恃勢力，欺壓鄉人。一千六百四十年，明崇禎二十二年商局  
初於印度之東馬特拉司海岸，築立營寨，募印人以為防守之兵。是時  
所用兵器，亦不過弓矢箭矛盾之屬耳。而以商務兼世軍務，則此營寨為  
堅木之漸也。在荷自餘年，而英法二國不睦，歐洲乾淨土，固已淪為血  
戰之場。即美洲之江、許、亞洲之山、椒，英法之人相遇，亦往在各為其主。

苦戰不休，既而歐洲之大戰，局法爲英敗，美洲之零星小戰，法人亦不  
敢復逞。獨亞洲印度之役，則法強於英。法將駝潑雷師，素有聲於時，率  
軍至馬特拉司海口，驅逐英人。英人望風奔潰，且駝潑雷師甚有幹才，  
引渡兵商諸事，類皆應絃合節。故其氣能所至，規模所定，大抵稍緩須  
臾，卽有法人爲印度主之勢。而惜乎其可暫不可久也。兩局少年克雷  
飛，以翩翩書記之才，素不嫻於軍旅。然日擊在印，英人受欺於法，不禁  
義憤填膺。一千七百五十年乾隆十五年，首舉義旗，招同志而亦未經戰陣  
之英人，數輩兼募印度土人，悉以軍法部勒之。就印度南境，家拿梯首  
之亞柯忒會垣駐紮。法人及印度土兵，不計其數。進攻亞柯忒會，會不  
下遂圍之。克雷飛防守甚嚴，卒不能破。且不第猶絀已也。且雷飛又設  
奇計，躡圍師隙處衝突而出，大破法兵，重圍遂解。適法提督駝潑雷師

奉召回法，聖法宗無敢與英人敵者。從此在印旅人之最弱者仍莫若英商矣。

初英國商局之立於印度也，實遷有無之外，本無大志。至於稱干比戈立牙之禍，最足誤市廛之營運，故不特不肯作是想，且亦不願有是事。然時勢所迫，法人既肆鴉張之毒，英人宜籌魚麗之防。馬特拉司海岸已創先聲，亞柯忒省垣又雄後勁，商兵之集遂有有譽莫敵之情。馬特拉司地方之東北有一省會曰木加利，又召孟加利為印度土王多喇所轄。治其屬有大海口曰卡爾喀，搭英人於此設一商務分局，與土王土人皆無所損也。一千七百五十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六月間，多喇王忽率師至卡爾喀，塔占踞分局，英總辦踉蹌而遁。多喇王部下搜獲英人一百四十六名，悉錮之獄。獄中地勢迫狹，不難容此多人，而乃強令就鎗，遂致胸

昔相與耳、纔相摩、幾於不能轉動、且又黑暗而沈悶、不啻置身地窟之  
下、甫閱一宵、已死二十三人、英商聞之、悲憤交集、共議復讐之舉、是年  
臘月間、部署始定、凡有眾三千二百人、卽由商局舉克雷飛爲統領、率  
之至卡爾喀塔多喇王間營、盡出其士兵六萬人、禦之於潑刺腮海角、  
克雷飛見其軍容甚盛、既懼且怯、軍幕諸友亦勸克雷飛收軍而退、無  
以區區之衆、飽虎狼之餓腹、克雷飛心以爲然、忽又轉念曰、我之此來、  
以報仇也、不戰而歸、憤何能雪、且亦安保多喇王之不我追哉、遂下令  
途逼多喇王、潑刺腮營壘、多喇兵空壁而出、以歷克雷飛之軍、克雷飛  
號令嚴明、指揮精整、曾不數合、斬其梟帥、殪其前鋒、但聞胡哨一聲、本  
加利兵頃刻星散、克雷飛鳴金收軍、檢視軍籍、僅傷亡七十人耳、乃本  
加利王多喇、遣通全省戶口三千萬人、盡歸克雷飛、轄治而商局割據

印度之地自此始矣

溯英人至印度設立商局之本意不過欲得其珍珠緞緞紗布之類以銷流於英國而取英國所有之哈喇呢子呢子以所織之地為名語詳第四卷及刀鍼等鐵器銷流於印度一出一入藉以牟利耳川兵良非得已割地更非始願不圖印度土王非但昧保護旅人之義更日肆其侵凌商局乃迫而謀自保謀自強既割本加利省以為英商之業局面志向與前漸不相同與本加利省鄰近諸地亦漸為英商所隸食甚至南境拿梯一省名雖由土王轄治實則凡事皆須稟命於商局然後定奪其威權之盛如此蓋自此以後五十年間不但成一大商局已也凡國家政令所應為如徵賦以供度支養兵以資強壓無不引為己任於是以大商局而為大商國創生民所未有而况兵精則有財餉足則有勢但遇有患

於商局之事，迅即調兵平定，而印度之數族類，數小國盡折而入於大商國矣。○若論商局之貿易，則殊未見有起色也。英商初至之時，大約股本百鎊，年獲利金六鎊，後漸增至十鎊，則年息一分矣。有一次結帳，每英金百鎊之股本，分得十二鎊十先令，商情大悅，旋又逐漸減損，依然年息六釐。○商人謀什一之利，賤微量貴微賤，重而習之，斯克壯而行之也。今乃強預國政，天下豈有不學而能者？英學士師米得雅堂為講求富國策之第一名流，一千七百八十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曾筆之於書，曰：余恒聞人言大商局之在印度，宜何若也？或又謂大商局之於印度，宜何若也？藉藉者不一而足，夫使英商治印，已臻美善，何勞局外人之借箸而籌哉？英宰相知其不足，以治國遂於一千七百八十四年乾隆四十九年訂立章程，畧謂駐印之文武員弁，今宜歸英廷調派，印度內治之政亦

應請英廷會商局協理於是印度一國改隸英之藩服矣○一千七百九十八年<sup>嘉慶</sup>英廷初簡爵臣惠來勢利侯爲總理印度事務大臣察度情形卽謂前者治印諸員體量未免大小本爵之意我英治理印度凡事宜多求善法到印之官務擇清廉慈善一流人而其尤要者兵額宜增而不宜減務使民有所畏而內不亂民有所恃而外不懼謀既定遂以整頓軍務爲治印度之先務計惠來勢利侯總理印事者七年印度土王不服英政者四國侯皆以兵力削平之所得之地與法蘭西全境相埒歸其印王之退無後言者則皆與之立條約并語之曰各貴王若肯與我英同心協力政從其善法從其新則可同享昇平之福矣○惠來勢利侯總理印事之初國庫每年入項僅英金七百萬鎊及其去任已年入英金一千五百萬鎊矣其時所屬之人共七千五百萬入伍

之兵精銳英國者不過二萬名印度士兵多於英兵者三四倍○當是時也英國於印度之權藉印度之勢以造福於印民者幾無窮蓋溯英人未至之先印度諸小國星羅棋布日尋干戈民不聊生良可浩歎英國權勢漸定與各小國立約之際必以安戩爲戒各小國畏英之強彼此雖有嫌隙亦皆相忍而不敢戰昔年回教中人恒欲強逼印人信從其教不聽則以兵革從事此異教之禍也印度族類繁多其部落之強者往往蔑棄情理恃其凶悍以欺良懦此異族之禍也各國壤地褊小貪心孔熾直與盜匪無殊鄰國稍有積蓄必思有以奪之此異邦之禍也英之權勢既定回民不敢逞強旅不敢動貪人不敢肆英之福印者至矣印王之倘未繫慮於英者往往焚虐其民民之財產王皆得而奪之惡習相沿民不堪命總理大臣體察既確設官於南境察拿橫者爲

土王代治其民人而給土王以歲俸諸事不許顧問家拿梯街之西有地名梅鎮者亦一省會也凶徒踢破逐其王而據其地英官知之逐去踢破使舊王得復其位梅鎮之民大悅梅鎮之西將瀾西海有馬喇以省其王初本甚恨英國至是則恐鄰王之侵軼改而求英人爲保護主梅鎮馬喇以兩省之北曰醜笛喇以大省也已歸英官轄治總理印事大臣遣官駐其王都王欲有所舉動必先關白英官英官語人曰醜笛喇以王左右心腹諸臣遠君之惡百弊叢生若不以英權相鈐制恐內亂之起非一朝矣自時厥後印度南半國諸省民人類皆安居樂業大有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之意以視向日君民上下近鄰遠族之積不相能者相去不啻霄壤矣

商局之有督辦貿易是其專責至萬不得已而謀人之國則知念顧

歎曰：今奈何以國事而誤商途哉！我來印後某年某月正值互市之際，烽煙猝起，竟致資本全拋，尙有何顏以對股友？此商局督辦不欲戰之明證也。而英人之有股分於商局者，每值倫敦公舉新督辦之時，必共諄囑之曰：此後宜以商務爲重，萬不可再出於戰，亦不可有拓土開疆之念。督辦既承公舉，與衆商必有同志，豈肯馳域外之雄心，致失局中之生計？不謂時會所迫，又不得不出於戰，且每戰輒勝，而依然負固，而又不不得不占其地，似此情形，直若有人在邊睡之外，目抗心招，定使英商不得不戰也者，曠異矣。商局又恒與各土王立約，以蘇彼此相安，乃曾幾何時，背約者已起，大礙英商之利益，無奈又復以放然仍默念曰：此懲一儆百之舉也。此地既爲商局所踞，其餘料無有不遵約章，自取覆亡者矣。○印度大雪山畔有古兒未者，小國也，其民皆獵樵而無

禮歷代以來無有能安城之者商局惡其騷擾率師往勦而取其地正  
歐洲滑鐵盧大戰時也商局之威權從此直以雪山爲界限矣○印度  
有賊黨曰平大利人非一族籍非一國專糾各地無賴伺隙而逞據掠  
焚殺無惡不作商局遣兵隨處搜勦務絕根株於是商局安印民亦安  
○緬甸國與印度爲鄰時與商局相齟齬商局勸使言歸於好而侃強  
如故至一千八百二十四年道光四年不得不與之相見於緬甸人不  
能禦迤南半壁之地盡折而入於英其時商局中人皆謂神機依然一  
國非印度土王之比今亦低首下心受我約束銷鎗而盡貨殖在此  
舉矣○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俄羅斯人在印度之北甸通商  
汗國以窺印度於是商局遂其故主而更立新君新君本與商局情投  
誼合置之於此可作外藩商局又派一英員駐其都城凡保邦制治之

卷五十四  
四北之附  
二列地

要圖皆可與阿富汗新君同心協辦更撥兵四千名戍之而不料其竟  
遭浩劫也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道光二年阿亂又起戍兵且賦且退糧食  
既蕩然無存軍火亦空諸所有阿富汗人則遍地戰塵遮道截殺英兵  
飢寒交迫疲弱不可復振四千人中倖倖而得返印度者僅有一人其  
餘三千九百九十九人非餓死即凍死非遭阿富汗兵奮擊而斃死即  
遭阿富汗人擒獲而處死事後更僥倖而被擄生還者亦僅三數人此  
英兵臨陣以來未有之敗績至今過古戰場者猶有餘痛焉商局聞警  
大怒續調雄師至阿富汗攻破其都城然不敢久駐阿富汗遂大亂  
印度之北有沁得省者本亦土王所轄泊聞英兵敗斂於阿富汗以為  
羊質虎皮之衆不足畏也遂欲搗蕩估踞印度之英人以恢復舊物一  
千八百四十三年道光十二年英將臘皮兒率英師二千四百名往征沁得

沁得王率印卒三萬五千名禦之於迷也。你甫及交綏，印卒望風奔潰，無一能與英師戰者。越數月，印王又率眾而起，英師又敗之於龍笛喇。以省從此沁得省全境亦歸英屬矣。查印度土王類皆恃勢而不知理，縱兵而不愛民。沁得土王尤其弟，兒子姪之欲得獵場者，往往燒燬民間數十村莊，而閉以爲禁地。民皆吞聲忍氣，不敢曰我於此園場中，有若干產業也。土王怒，虐至此，民漸由窮而困，由困而賊，而盜，徧國皆亂。荒歉之災，歲以爲常，道殣相望，民不堪命。腦皮兒既執沁得之政，不過數年，四境太平，雞犬相聞，但以糧食而論，食之不盡，紛紛售之於境外，則其餘可知矣。沁得民人前以迫於飢寒，出而爲盜賊者，今皆坦然回家安居樂業。從此既富且庶，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西都賦語不啻爲沁得道矣。○沁得之西北又有一省，名曰亨齊，譯卽五江。

也中有一種人曰西氣死

今中國上海等處充巡街捕者即西氣死人也

亦與英人相齟齬英兵

欲平定之乃南至高齋邊境西氣死人已漫山遍野而來直入英境以

道英兵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道光二十八年

某月日兩軍遇於磨特氣英兵易

之而西氣死人殊死戰英兵相顧色駭謂自入印以來未有勁敵如西

氣死者也竭力相持卒之未分勝負而罷既又遇之於吉綠細紗大戰

竟日英兵小挫越日復戰英兵悉銳赴之西氣死雖敗而行列仍井然

不亂無他處印兵各自逃生首尾不能相顧之況後又戰於二麥隘西

氣死皆不能敵始降於英英兵初意但欲烹齋王諷商局之藩屬未嘗

有滅之心也今西氣死人勇悍至此縱之必多反撥一千八百四十

九年

道光二十九年

遂收高齋全境歸英管轄○印度有武德國者隸入商局

垂五十年英人視其王如子弟遇有危機英必設法保護是以能屹然

自立不虞鄰邦之侵軼乃武德王恃有奧援窮凶極惡凡可以酷虐其  
民者無微不至武德民人情氣所積抗不納賦王竟命其部卒挾持鎗  
刀炮械威逼不休前後二年殺人一萬一千有奇民皆朝不保暮四散  
逃生一若春秋之梁伯使民懼而潰也者以金城湯池之國漸變爲鬼  
燐螢火之場商局憫之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咸豐六年總理大臣以公牘諭

武德王退位全國庶政悉歸英人治理於是西北三省悉平印度兵革  
之禍從此可期淨盡矣○綜核英人轄治之地北方直至雪山爲界若

以歐羅巴全洲較之但舍俄羅斯國境而外截長補短當亦不過爾爾  
也每年入款多至英金三十一兆鎊以尋常市價計約合華銀一萬二千四百萬兩所屬男女多

至一百九十兆名口此外又有小國如土司之類者計四百五十處亦  
屬於英其人民亦有五十兆名口故昔日之在英京僅有英金三萬鎊

之小商局今日之在印度遂有男女二百四十兆名口之大商國矣假使創議小商局之際有昌言於眾者曰此局俟至某年當有廣土眾民如上云云者其有不目之爲狂易詆之爲瘋癲者乎况以瑣瑣之商務而欲舉堂堂之國事引爲己任其始亦豈有人作此想而爲此言哉○按上文五節皆言英商平印之事下文宜舉英官治印之事西國一切善法皆將行之於印度而不知平印以後治印以前尚有一聞所未聞之大亂也

英商局之治印度也弊實孔多然裨益於印民者已非淺鮮印民嘗言英人未來之先民間雖亦有治國主之恩澤者然未能有加無已也英人既來民之性命既幸平安無事民之身家又可保世茲大以及其子孫從無貪官汚吏婪索絲毫之禍故殊感英人之德乃有素不願奉他

教中人爲主之回教則日積月累，惡懟滋深，又有印度之波羅門中人，深恐日後之漸滅其教法也，心亦不免懷反側，既而謠言四起，謂英人欲強逼各教中人悉改而奉救世教，印人不以爲僞，而反皆深信之，其故何歟？英人之主印度也，但見印人所奉教規，有爲風俗人心之害者，禁之恒不遺餘力，印度向有殺人以祭神之禮，英禁尤嚴，間有自殺其孩，媚神以求福者，不但禁之於始，又懲之於後，而治以擅殺子女之罪，印度人死出殯之際，男極恒用火葬，死者之妻同入火中，以殉人皆敬之，以爲節烈之婦，英人治印而亦禁之，有潛犯者，其罪與殺人同科，印人以寡婦不肯殉夫而偷生視息者，爲不祥之人，故終其身不齒於人類，英人定例，則謂寡婦可以再醮，與鯨男另續琴瑟，無異，此皆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咸豐六年前事也，印人積怨於心，恒恐久而久之，印度全教

皆適英廢是以謠言之起不啻鍼芥之相投且英人亦有俗尚與印人  
大不相同英人之家規印人相率鄙夷之謂不如印度家規之整肅又  
見英人徧築鐵路徧通電綫皆惴惴焉謂將來世界不知變遷何極至  
印度各舊王及其苗裔則以大權被削之故更仇視乎英人波羅門之  
人本皆以讀書而居上第按波羅門教中人即如中國之儒生今見世重西學而不重其學尤  
不免捏造黑白簧鼓小民於是上而王黨中而士黨恒以英執印政後  
必大害印人之說日討國人而申傲之下而民黨亦承流希旨肆其誣  
毀且謂曠觀世運英之權勢已足如海潮然滿而必退如月輪然圓而  
必缺語雖無稽而印人聲入心通皆謂時會已至印事應易他人為主  
矣○當是時也印度額設防兵二十七萬餘名籍隸歐洲者不過四萬  
五千名其餘二十三萬名皆就印度招募溯英人初掌印權之際所募

印兵間有叛者，卽治以極重之刑。於是印兵不敢反。及承平日久，主將乃懷之以恩。於是印兵不忍反。英之文武員弁以及商民人等皆稱印度土兵之忠，爲各屬地之冠。萬不料至此而忽然大變也。然英人初亦未之防也。一任乘機思亂之人，日在土兵中播散流言，使有二心於英。且曰：汝若待英而矢忠心，必將反已而害道心。又云：英人治印之日已滿，若有再從英人者，日後必有何等之惡報。以及其身若有不從英人者，日後必有何等之福報。以及其身而及其子孫，腦皮兒總戎卽前平心得省者也。先曾慮及有變，至是更察微知著，具以其情密報於上游。既而有他武員亦以兵情忽變告。且土兵藐視長上之心日顯。或軍中有令，遣某隊土兵充某役，則竟昌言曰：此非吾輩應爲之事也。故有時或勉強承值者，有時竟抗不奉令。必俟統帶官曲與周旋始克唯唯聽。

命英官之與印兵籍貫不同言語不通風俗不齊教法不一本有格格

不相入之勢今更隔膜而無以相合但覺兵心盡變而莫知其致此之

由○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正值改版之際英官始謂知印度舊王

與士兵通聲氣遂皆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然雖心知其故而未忍

手刃其人惟冀動之以情感之以德潛消其桀驁不馴之氣更思此或

偶然之舉動我輩惟以靜鎮爲主俟兵心由昧而忽明則反側自安跳

刀拍張者無所施其技遂亦不甚設防印兵乃頗習而安之向日月黑

風高之氣象已漸覺雨過天青矣而又豈料軍中忽有一瑣事印兵誤

會其意倏忽間全局盡翻幾致不可收拾哉○印兵習用之光腹鎗新

槍時有螺絲紋者

兵見新鎗精於舊鎗直同珍玩故皆相顧色喜亦豈有意外之憂但新

鎗之彈務期與鎗管相緊湊，開放始更得力，故其彈入鎗微覺滯，而鎗鎗及彈之人心，知其故，爰有以油擦彈之法，彈得油而滑入，管即易於從事，此亦無所謂觸忤也。英官爰以豫備膏類之油，如牛油、羊油等，皆是以給印兵，而不用土產之油。如菜油、豆油、麻油也者，夫同一油也，用土產之油，用膏類之油，豈有差別？英官亦漫不加察，故有是命而不知絕大關係全在於此。軍令前頒，兵心大憤，頃刻間，通國皆知較之電綫傳音尤靈，尤捷，蓋自開闢至今，未見有此震動者。但聞回教中人曰：油中必有豬油，是勒令我故犯教規也。印度土人曰：油中必有牛油，是強逼我不遵教法也。遂皆曰：向日謠言英人欲滅我教，今果然矣。印度徧國人又皆曰：不料英人竟用此法以滅我波羅門教，而使之不得不從。英教哉，則皆歎息，不知所措。且眾士兵共以爲天下之事，無有更大於

此者我而曲從軍令則我身及我子孫既犯律以害喀私德不但今世永無超度之想來世亦毫無指望矣而且離位歸家之際戚族朋友必不齒我於人類尙安有酬酢往來之一日於是以憤怒之心易而爲畏懼之心彼此皆鶻鶻突突瘋瘋癲癲旋又以畏懼之心易而爲狠戾之心因願徬徨時張狼顧勸之不听禁之不從印度總理大臣知此事失於檢點禍懸眉睫星夜繕發文諭徧點通衢飛遞電音通告各屬若曰本大臣聞汝等之言實屬出於誤會英人斷無此心今與汝等各兵約如其尙懷疑沮此後擦抹鎗彈之油悉憑汝等自備汝等喜用何油即用何油各枝兵官毫不勉強抑勒至於官中所備之油汝等不必擦抹可也此種告示實已深明著明然軍心已變民心已動良言千萬語不啻左耳入而右耳出謔言一二語卽已浸於耳而迷於心又起一謔曰

不特英官強我輩用其油也。卽不用其油而包裹鎗彈之紙已爲油漬矣。又有一謠曰：英官給發軍糧之際，已取牛骨磨成細粉而摻入白麩之中矣。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故英國執政大小各官，雖皆竭力剖辨，不啻唇焦舌敝，筆秃墨枯，無一人尙肯姑信者。昔日之忠心已撤在九霄雲外，卽圖報英恩之心亦已一筆勾銷。甚至印兵素畏軍令，相與敬服之心，皆遁入於徯伺有之鄉。但謂英人蓄意以加害於我，而有怨恨心，使我負罪以受譴於神，而有懼心而已。○兵心之變至此，遂動乘機取利者之心。武德王者，前以酷虐其民爲英人所放逐者也。使其心腹游說各兵云：若有能隨王以叛於英而復武德之位者，必加優賞。回王某之地，昔爲英佔，而仍給以歲俸。及王卒，其子南南讀如南無之南薩諦伯請襲故父之俸於英，而不許。心滋不平。至是與其故父之舊臣私定秘計。

第七節  
米魯武亂

第八節  
孔坡亂

日在兵間肆行煽惑衆兵初以其爲回教中人未肯遽信若輩又設各種很毒之法兵之願從者日衆皆謂先時謠語有曰英佔印度不過百年百年之後必歸他主今則時已至矣謠已驗候事宜如此矣

印兵謀叛之禍先見於米魯武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五月初十日叛兵遽起劫掠英官及其婦孺既而回王歷代舊治之德里亦反駐守德里之英員亦遭毒害叛黨驟言我輩回人將復回王之位以繼先祖大帝之基業是月移駐防本加利省之印兵二十二營同時亦反不特籍隸英吉利之人不克免於死亡之慘凡遇歐羅巴之遺種皆不問其爲何國籍貫盡行殺卻以圖快其斬草除根之私意

武德省之屬邑曰孔坡亦於六月初旬遭叛兵之蹂躪且慘酷殘暴殺無人理實爲古今所罕有當孔坡之未陷於叛兵也英總兵時勒帥其

部下歐洲兵三百人設守歐洲人之處於孔坡者皆倚晦勒以自固南  
南薩唏伯率叛眾以圍之前後二十日無日不鳴砲以攻城登陴捍禦  
之歐兵一百名已陣亡矣晦勒知不能守因與南南薩唏伯約曰若能  
容吾輩出奔以此全城敬犒麾下南南薩唏伯陽諾之歐人乃扶老攜  
幼挈妻抱子迤邐出城尙存敗殘兵二百名竭力捍衛以爲脫虎口而  
慶更生矣及至一水次正欲具舟而渡不料南南薩唏伯伏兵猝起前  
後左右鎗似雷鳴彈如雨集頃刻之間歐洲諸少壯半遭擊斃有被拘  
囚者連婦稚二百六人悉數被南南薩唏伯之眾押解入孔坡城擇其  
少壯者不論兵商士庶逐一用鎗擊而死者而鎖禁婦稚於某公所一  
廢屋之中越十八晝夜眾皆苟延殘喘以待援師是日傍晚忽有五人  
佩刀入廠反鎖其門卽拔刀以殺婦稚其在廠外之叛兵及土民等但

閩廠內痛打聲哀號聲相聞而起之五人者，刃鋒與頸骨相剝，所以殘缺而易新刀者，凡三次。所有婦稚二百六人，盡作刀頭之鬼。翌日，南南隱晦，伯命人掘一大坑，掠棄各屍於內，而掩以土。嗚呼！事之殘酷，孰有甚於此者哉！英人聞孔坡之被圍也，總兵哈華綠率師往救，而已遲二日。及至廠屋，不見一人，但見滿地朱殷，汪汪欲瀉，尚存婦女及孩童之衣袴，浸漬於血泊之中，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哈飛絲等審視久之，以爲若輩忍於婦稚之流行，此慘毒實皆罪不容於死。於是衆皆怒髮衝冠，勇氣百倍，誓必擒殺此獠，以紓公憤。

印度全國是時皆叛於英，徧地干戈。歐人遇之，必遭戕賊。英人尙欲求一片乾淨土，以爲立足。實覺難乎其難。總理印事大臣，愀凝蒿目，時艱棘心，世故當至危極險，萬不克自存之際，忽念百年前克雷飛掃平印

度之勳業震古鑠今我輩亦猶是人也前型宜法後效宜圖若徒畏憚而忘仇怨其何以自立於宇宙之間謀報叛兵皆屬聚於北省乃檄調東西南他省之歐兵尅期進剿又聞英國與中國失權頃有兵船載英兵至中國總理印事大臣函牘星馳截留以救印度之危局英國又與波斯國微有違言英威波斯以兵力波斯王自願謝罪而言歸於好凱撤之兵亦奉總理印事大臣檄調至印兵力漸厚且更以各種慘情奏報英廷請即儲派大兵星夜至亞洲助戰部異器定明知亂黨雖熾不久必可掃蕩然救兵未到之先雖日夜焦勞不免備嘗險阻也○叛黨起事之初作孽多端可惡莫甚其兵之由中國波斯國奉調而來者爲數縱屬無多而一聞叛黨慘無天日之事無不切齒腐心謂我國中婦穉何辜了男何罪乃被若輩肆行戕殺此讎不報非丈夫也故一人可

敵十人之勝，即千夫可抵萬夫之雄。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七月七

日，匪亂黨起事之期已二閱月矣。英兵一小隊，共二千餘人，總兵哈飛綠

統之，從耶喇哈以成師而出，直向孔坡進發。哈飛綠本奉教而好善之

士，與前在中國立功之戈登齊名。在營四十年，由末弁而洊升副將，皆

受人節制，從未獨當一面。今初爲統帥，歷時雖不過數閱月，而既顯其

才，又彰其德，所成之功業，使人感佩弗諉。於是出類拔萃之英名，鶴起

於亞歐二洲間矣。○哈飛綠出師之前，叛黨之踞孔坡者，已數禮拜矣。

每七日爲一禮拜武德全省之人，悉聽南南薩喃伯之指使，乃南南薩喃伯性

成殘刻，全不知爲政之道。省中匪類四起，陽與叛兵相接應，陰竄逞其

焚掠殺奪之私。哈飛綠師行所過，但見各府縣城池殘毀，村市邱墟，商

賈銷亡，民人離散，種種慘況，不覺涕零。憶昔日英師之取印也，所到之

處以安民爲首務部下士卒無有敢殘害良民者今此地已無英人之蹤跡印人卽不免流離載道之苦一住亂黨之搶奪殺害而呼籲無門且不但印民無人保護已也凡英人所創之良法美意如禮拜堂則已污壞不堪矣如電報則砍其竿而斫其綫矣如輪車鐵路則以礮火轟而壞之矣如道旁計里之石碑則又皆掘而碎之矣蓋叛衆皆以爲英在印度之權勢必將漸滅殆盡故凡英人所設之萬事萬物皆應使之不留寸草云

清光緒  
二十九年

南南薩噶伯部下叛兵復有羣賊如毛之概亦有礮械以助凶鋒乃三遇英兵而三敗哈飛綠總兵遂於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七月十七日克復孔坡孔坡既克賊黨大懼南南薩噶伯不知所之英軍中下令搜捕而不能得

至今三十餘年仍復疑其有未盡可疑怪

或謂已死於亂軍之中然亦無憑也哈飛綠卽統全軍

向露克拿進發露克拿者離孔坡英路一百二十里約合華路四百里許卽武德

省之都會也印度土王前居於此其民人約有七十五萬名口爲英在

印度最後得之地雖議立新法皆期有益於其民而民終不服英官增

收商稅尤拂民情且前在舊王朝得受厚祿之官一旦失其所固有已

視英如眼中釘矣又有昔日之富室良田萬頃自祖宗以傳其子孫貧

民佃而種之核計足以糊口之外有餘皆歸田主是以富者益富貧者

益貧英人爲政倡爲均田之議貧民未必感英而富室之仇英者積而

不可解此外更有昔日之額兵英人盡革其名糧而使之歸農各額兵

既無官糧以糊口遂念舊君之恩不置是以渠魁桀黠之徒振臂一呼

亂者四應全合省之舊紳巨富革弁豪商漸皆反英而思故主露克拿

城內英國設有巡撫等官亦有英民數輩雜居於印民之中武德省既

反露克拿英國官兵日在重圍中、插翅不能飛出、議者謂區區數英人、豈能抵禦全省之叛、蓋實已危在旦夕、故哈飛絲既克孔坡、即以救露克拿爲第一事。○英國所命武德巡撫之駐於露克拿者、爲老倫思亨利、亦奉教之誓上也、才全而德備、既聞亂耗、日夜戒嚴、猶幸亂民非同時起事、得以次第繕脩守具、亂黨圍之數匝、招之爲降、將軍毋俟爲斷頭將軍也、而老倫思亨利心如鐵石、磨礪俱備、奮率其部下零星之衆、竭力守禦、甘死不降、是年六月杪、老倫思亨利斂寓居露克拿之英國婦稚、同人撫置之、衆思欲擲肥而噬者、已環繞於其四面、終日礮聲不絕、且印度砲隊早經英軍中教習精心訓練、嗚礮皆有準頭、合圍不過二日、一開花炸彈墮於老倫思巡撫諱亨利之身畔、轟然怒度、立卽陣亡、叛兵更安設礮位置、準撫署之地勢、輪流轟擊、撫署中牆坍

壁倒窗欹門欹礮子之所穿過者幾致無處無之受傷及遇害之人亦甚衆且天氣正值酷熱小孩之因病而死者又幾無日復有受傷之人無從求治遂更多因傷而死者然英人仍忍心放膽堅守不去不以傷亡日衆而稍渝其心惟究竟英人少而印人多救兵若不速來恐不免可歸於盡矣○英人苦守歷三閱月之久無窮無窮危機百出自問皆有死之心無益之氣未卜破城何日英人其能存一線生機者則緣往往聞人傳述哈飛綠率英兵已破孔坡將來就露克拿矣故英人仍忍死守之不知哈飛綠雖於七月十七日克復孔坡急欲回露克拿遂發乃英程一百二十里中節節皆有叛兵步步皆須苦戰直至九月二十五日圍城中英人但見大街小巷盡屬印民且者攜裝餓之類擁擠不堪觀其情形似將相率逃生者正駭愕聞又聞砲聲大起急到

準備而礮子皆向外飛出，無一入城。於是眾皆知救兵已到，若輩圍賊退哈飛綠也。然皆恐哈飛綠或亦敗，我輩仍無生路也。於是又惶駭無措，歷數點鐘之久，忽見英兵從街道間直趨撫署，其知哈飛綠總兵已至，紅男綠女類皆奔出望外，淚隨聲落之未已。旋又笑逐顏開，各不知置身何地，敢口何言。然哈飛綠但以救人爲急，抑未知圍城中人尙有無噍類否也。故不暇他顧，但帶親兵一小隊，從賊罅間插身而入。不料一入露克拿城長圍，又合并哈飛綠之救人者，亦日坐飯廳，反勞人救矣，不得已督率帶入之親兵，簡選被圍之殘卒，相與竭力守禦。又歷二閱月之久，英提督欲劫率英兵五千名來救露克拿，各英兵有與於孔坡之戰者，目擊孔坡婦稚慘死之苦，憤恨無從發洩，又恐露克拿婦稚亦蹈孔坡之覆轍，皆思欲直入撫署，拔出火坑，兵仍竭力抗拒。屢

戰甚苦，嶽勒大奮神威，舞動大刀，當者輒死。始得馳至武德巡撫署中，按各婦稚突圍而出，哈飛綠則仍守露克拿不去。然身在行間五閱月，焦勞過度，竟染痢疾而卒。人咸惜之。至其救露克拿歸維之功，尤不可沒也。

米魯忒之印兵既敗，英官而殺歐人深班，英兵來勦，俱相率而之德里。

德里者，回教王之故都，其中居人俱蒙古特穆爾。特穆爾，元朝帝之裔孫也。明時廢都中。

年七十歲人，作明史作帖木兒合燈，欽定本改正。之後，高信率回教，忽見米魯忒之拔兵盡地而

來，不但不思攔阻，且甚賞其勇幹。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五月十一

日，徧搜德里城中之英國官弁兵民人等，悉數誅戮。惟先機遁匿於樹

林之中者，始免於難。德里王見事已如此，遂任人之德，魚即日懸旗起

事，查米魯忒兵兩處，殺英人，不過誤信派教之謠言，憤激而思橫快。

初未有抗拒英兵之良策也。至是始真從德里王同反，悉聽王之調遣矣。○米魯忒叛兵既逼英國馬步兵之駐防米魯忒者，無所事事。至五月二十七日，整隊而往德里。六月初三日，又有英兵從思叻刺至德里。德里土兵皆不許入城，血戰兩次，土兵不能敵，入城自保。英兵在城外一小山巔駐紮，山麓間遍築堅壁。德里王萬不能破，然英力殊薄，亦斷不能破德里城也。兩軍相持三閱月，土兵日在山下叫罵以挑戰。英兵惟竭力堅守，以待援師。至八月間，始有英兵運大礮而至，以利器佐其勇畧，遂破德里。又因此數月中，土人在他處慘殺英人，英兵憤怒填膺。既入德里，殘殺回民之酷亦所罕有。而土兵已相率潰逃矣。九月二十日，回教王就逮，并拘其世子一王弟二，皆用手鎗擊而死之。赫赫英旗又飄颻於德里，雉堞之巔，各路印民聞德里王都既破，回王慘死，無不

望風股慄，即從前顧助各土王以叛英吉利者皆釋甲棄械，懼伏不敢動矣。

第十二節  
英提督歐勃既該婦穉以出復率師至露克拿

露克拿巡撫衙門雖尚有英兵扼守而露克拿城久已爲叛兵所盤踞。英提督歐勃既該婦穉以出復率師至露克拿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攻破其城，痛殺從前作亂之人，亦殊慘毒。露克拿既破於是武德全省肅清仍歸英屬矣。○北方平亂之局倘定，然印度居申省會之賊猶未肯帖然歸順也。英兵乘破竹之勢由北而至中，是年四月初一日英總兵螺螄與叛兵遇於德西一鼓而破其城，殺賊無算。螺螄旋在德西休兵數禮拜，然後進攻拐魯耳城。六月十九日又克之。拐魯耳既定申省肅清，尙餘零星賊黨，僅癘疥之疾，爲時不久散亡殆盡。其存者逃至北方雪山下泥泊耳鄉落間，苟延殘喘，於是印度全國

一律平定。○總理印度事務大臣既聞叛黨殺戮無辜男婦嬰孩之慘，謂似此亂國，必須治以重典，否則萬不能使之帖服。先於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傳電各路軍營，諄囑提鎮以下各官，畧云：凡遇德里之賊，務宜一一加重懲辦，即使過於酷虐，本大臣亦不汝環疵也。且大臣即不加以電囑，各路將士亦已早懷此意。皆謂昔日印度人既殺我國及同洲無辜之眾，吾輩豈尙能待以寬仁。况英人之在印者，素來藐視印人，乃傲氣未化，患氣已乘，竟遭視爲人下之人。殺我超出生倫之眾，是不啻野獸之嗜人也。故皆怒髮衝冠，誓得仇人而甘心焉。當英兵北勦之際，沿途又廣行偵探，究竟何人爲首，每有擒獲，卽日就地正法。卽遇安分印民，但使接待英人稍不合意，竟可不必推鞠，立時縊死。英兵亦毫無約束，凡見縊而垂死之人，更欲刃於其腹。曰：噫！

洩忿也且不但英兵殘忍已也英官英顯官亦有忿然曰此輩既有

人之罪卽當加以刑訊遂間有照辦者

按西人皆謂人未定罪而先加以刑訊實最乖謬之例今遇印度人之

又自謂不如此不足以洩忿者

且是時反者四起英官不論大小皆操殺人之權甚至獲

到叛兵不必升堂鞫問亦不必辨其是否殺人之人卽命處以絞罪或

更用鎗擊死以圖使持噫印人之待英人誠虐矣英人乃尤而效之是

豈持平之道哉○一千八百五十八年

咸豐八年

總理印度事務大臣又出

一示云武德全省中富戶無論曾否虐待英人但使未能協助英人者

卽將其所有之田產全數籍沒入官○英兵削平印亂正在彩高與烈

之時一千八百五十八年

咸豐八年

二月初九日英宰相帕茂思登創議於

英國下議院云昔者印度之政歸英國派往之文武官員會同大商局

協辦然余以爲貿易中人但能知市井之盛衰豈能諳朝廷之治忽繼

自今印度一切用人行政機宜當悉歸英廷主治衆議亦多以為然於是印度大商局祇操官山府海之權總理印事大臣則恪奉英廷之命以全權辦理庶政絕不與大商局相關自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

光緒二年

英議院崇上英君主尊號曰印度后商局治民之權更剗削淨盡矣

印度既平亂首既悉從重典英廷即勤求治理以冀印度之日興查從前大商局與英官協宰印民雖間有不合之處而其命意之所在終期有益於民不意印民不知感激忽焉徧地悉反其故總由於不學今既撥亂世而反之正宜更多籌良法以厚民生以正民德故凡可以養民者無不見諸施行又有日起有功之勢凡可以教民者亦將次第圖之以動尊君親上愛人及物之心凡可以保民者益復日昃不遑以銷敵國外患之萌其養民者則如糞除污穢以清受病之源開採各礦以妙

致富之術先築碎石路繼築鐵路以便轉運之途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總之萬事萬物皆超出於商局越俎之時且使印民知治國之良法日  
後亦可自興有益於民之事於是印度於養民一途似已毫髮無遺憾  
矣○至於教之一道英廷立法尤有善焉者略私從所分之等第不計  
也土下各等無不教家產之有無多寡不計也貧富無不教但教一極  
大之國至多之民談何容易乃先在木加利省立教民之基每年由國  
庫中撥出英金四十萬鎊以爲學費其入塾讀書者皆男孩也木加利  
省素少讀書種子英人雖多設學塾而通盤核計每千人中僅有十二  
人在初學塾讀書猶幸潛移默化細學耆日漸見增耳若夫印度女子  
則讀書者更少爰有人欲設一法日後再施教於閭閻然印人習尚未  
改狃於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謬說恒不令其女讀書或者富爭之女間

有習禮明詩者其父若母亦漸知愛女須當教之訓

按此女誦文也

英國教會

中之女師憫之諄諄勸導遲之又久始克畧踴端現公家大半仗之不

必設科條以教迫也○印度上等人之願學英文者今已遍地皆是學

校之中誦習英文之子弟遂覺日就月將大有成效外此又有醫學藝

學書圖學等各書院來學者日見其多其專教初學之師

加華語所誦書籍業者

屬應接不暇學校中遂有專教學爲人師之一門教成而後俾之轉相

授受始克少分英師之勞印人性本好學今又得在上者之多方鼓勵

益復相觀而善相感而興以迤西海岸孟買一埠

中國流行之鴉片煙多自孟買出口而計

每年刊印新書四五百部報館六七十所

英廷既有許民公舉賢員之律因思治印度之官吏日後亦必由印民

公舉方符毫無歧視之初心但念印民沈溺既久目前尙未知究有何

事可益於己。一旦使之仿照英律一體舉官，必有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之弊。乃先試之於各小邑，准其民有舉官之權。如果辦理不謬，再行陸續推廣。馴至大小各事悉出印度民間興辦而後已。今立法之始，擅舉官之權者不甚多。內有二大省會數百州縣，民人已先得有其權。大省中人忽得此信，欣喜過望，紛紛照行。偏僻州縣中人大半不知，關繫視爲無足重輕。卽如露克拿者，亦居然武德省之會垣也。乃舉官時集議者僅有七人，其餘概已可知。蓋東方諸人從來未擅此權，一旦昇以重任，宜其未能速避也。他日共知其獲益之所在，吾恐求之不得者必實繁有徒矣。

英廷又准明哲之士服官於其本籍，人自無不樂從。至巡街捕一役，若使不能及額，恐亦非除暴安良之道。自宜速行募補，然欲求一通曉事

每十五節  
立

理之印人使充捕頭殊非易易故恒有身爲巡捕之領袖而未知本職應辦之事爲何等者木加利省之民目不識丁者居其半使之執巡捕之役往往莫知道從錯誤百出及國家察知其捕辦事頗能明白竟賜卽行分外垂青於是識字達理者亦願充當捕役矣○印度少年無所事事必致陷於法網國家乃爲之設立監學使之習於有用既餬其口又束其心誠良法也○印度西北境之旁巽省舊例貧民不敢與富戶通慶弔富戶視貧民爲下賤常自倚其勢力而欺侮之今則貧民亦可出一頭地不致如前之石磬忍氣且若有大委曲之處更可控官伸理官衡其理而不問其勢富戶漸知欲跡且其他犯法者愛善亦日見其稀南面之官不致有如山吏曠何時了之詠矣惟溺女之惡習全瑣皆然歷代皆然禁弗使犯而犯者自若所幸綜核其數亦似今年勝於舊

年耳

論印度之地業已大半歸入公家作爲官地公家歲入項下以地租作  
錢糧者約占三分之一但此事殊不易了徵地租者恒嫌其少徵地租  
者恒苦其多爭辨經年兩不能決假使官論耕夫曰汝嫌租貴若不  
耕或使之遷地爲良卽非安民之道又若諭之曰吾欲收租若干民卽  
無奈遵繳而使之無仰事俯畜之資其心亦終不甘服催科政拙比比  
皆然但英廷方欲使教民者撫字心勞豈肯住令殘民以逞故行其野  
而問其俗或曰吾輩度日遠勝從前矣則官書上考是以官皆爭自濯  
磨一以愛民爲本借租雖有定候而不使悍吏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  
北致高吟滿城風雨近重陽者有敗興而不終篇之歎卽民於此蓋亦  
知嚮作太平之犬面私喜其處境之暇裕矣然新法公家尙

未能一體頒行殊爲闕典或謂農學一門以冀引人入勝者莫如公家  
留一隙地卽以耕地新法召明於農學之人先行試辦印農庶知所效  
法又立農學書院以教農人兼令農人各出其所產穀一會以互賽或  
代農人購取新籽種以予之俾易地氣至洵雅之法亦須逐一試驗何  
土宜用何糞徧告於民農具則使之別購新式坵泥雖有銀基不如待  
時之諺凡若此者皆所以裨益印農也若夫公家徧地測量按其經緯  
度數繪成總分地圖雖亦農家之要務然茲事體大非旦夕所能奏手  
故尙留以有待然印農已其勤於墾畝報墾荒地之案亦復日有所聞  
可知其收穫之勝於昔其畜牧之蕃息亦頗有三百維羣九十其犉之  
概云○印度中央各省本有煤礦公家謀欲開之而印人從未聞有開  
礦之事募工以入地穴衆皆不願故雖開而不旺

印度已與他國通商核其出入口貨價每年約值英金一百五十兆鎊

按此亦書  
時之數

雖未克倏然暢旺然亦有趨長增高之勢出口貨以糧食茶

葉黃煙爲大宗細觀通商貿易總冊中有絕大關係者如二十年前武  
德省多机政民皆散之四方今武德所產之貨不但足敷民用且可以  
其有餘售之於外年值英金三百萬鎊又有沁得省者前亦荒蕪善政  
民生困苦今通商貨價年值英金二百萬鎊前本嗜殺好戰之西氣死  
一族人今日能爲有用之事故印度西北之燕齋省

西不北人即  
每年遇

每年遇

商貨價多至二千萬鎊英割緬甸之地每年通商約九百萬鎊從可知  
英人之治印度實於印民大有裨益凡從前悲傷憔悴之人今出小康  
而成大富又無鋒鏑死亡之慘樂莫有大於此者矣

印度公家求工作之振興糜財如流水憫印民偶遇旱灾無水以資灌

漸赤地千里而道殣相望也則為之各地開大水局儲水以備不虞  
 卽民水陸之不通也則為之造輿梁以越大河鑿山以破重巒之橫巨  
 伐木以闢老林之中阻新路之多不可紀極鐵路亦長至二萬餘里  
按 緒十八年已有鐵路五萬四千餘里凡乘坐火車者每英程一里不過約需華錢五文若以  
 尋程計每里不過一文有奇車價之賤至此而極然積少成多鐵路公  
 司每百金之資本年仍獲利三四金

天下九  
 廣不之

天氣酷熱如印度之類易滋疾疫疫氣一起傳染至遠印民本不知防  
 疫之法死者亦至多英人既主印度欲使病廢退三舍多設良法以祛  
 之其霍亂天花痘症諸病證印人視若固然故以印度都會喀爾科塔  
 城而計每千人中大約年死三十五人較之英吉利都會倫敦城千人  
 中年死二十人者不幾增一倍乎夫花一證本尙易治國家乃行施種

牛痘之法土人恐其有害於嬰孩心大不願而且有一地崇信痘神謂  
天花爲神所罰豈可以人力逆之既不肯種痘以開罪於神患痘而死  
者遂獨多於他處他處人民漸知其有益死者乃漸少各大埠從無水  
溝行潦載道穢氣薰蒸病者之多職由於此今盡掘通陰溝以洩穢水  
印民有患瘋癩者不令其居於家亦不任其闖於路而造瘋人院以養  
之又設醫學塾召印人入學西醫之法貧僮者雲集公家本欲教習女  
醫乃以印度歷代所無即使痘三折肱之技亦必門可羅雀故閩閩中  
人無有肯入塾以學習者

若此皆後公家又招學醫  
女童今在學者不少矣

印度公家每年入款共英金七十二兆鎊內由地租出者幾占三分之  
一一語詳前鴉片煙稅九兆鎊煙皆售之於中國鹽課六兆鎊鴉片稅而可  
收殊不合乎正道鹽課之收亦初非富國之正法

第二十一

英法兩國  
印度

欲知印度興盛之由卽郵政一端亦可知其崖略矣一千八百七十五

年

光緒元年

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

光緒十一年

凡十年中所寄書函較之上屆

十年將增一倍而不止印度郵政局所送之新聞紙雖較之泰西諸國

不可謂多然每年已發出一千六百萬封矣○英國之治印度也額設

兵士十九萬名來自英者六萬六千名餘皆募詣印度李英人之在印

度合官民男女不過六萬二千人印度土王之所屬連改緯英籍者則

多至二百五十兆人皆歸英弁兵十九萬名保護而鎮攝之英人之意

欲使此二百五十兆黃髮元膚之輩效之悉登彼岸不再蹈歷代苦海

之沈淪似此大事實自古之所未有夫救此極大之國豈三年五載所

得觀成哉惟先立其規模則雖驟而觀之弊端尙復百出遲之又久必

有永慶治平之一日吾知後之人測覽今史必歎曰此天意也天欲

使幾占地球四分之一之人與地託付行五萬里路繞出阿非利加洲  
之寥寥數英人教導而成全之於是向之罕受教化者未受教化者罔  
知守法者英皆治之以善政而以救世教之法俾之爲自主之人王常  
傳英人總理印度事務大臣謂陛下既不欲英人享安居之地莫若奪取之英兵  
至種都括王面縛與歸以降於是種都全境亦歸英轄事在一千八百八十四年  
此書始傳以後英人之在亞  
洲又多種而北方一半之屬矣